

一个贫困村的诈骗生意经(下)

◆ 王珊

余干县政法委副书记吴振富拿着宣传海报，走到一边的宣传栏旁边，海报的主要内容主要还是讲述行动的成果，他希望以此来提高对村民的威慑力。一开口，他便变成了余干的方言。或许觉得外地人听不懂，他也因此而更加放得开。“诈骗的行为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应该知道，但知道却不说。你们不要贪这个便宜。”

“因为能够赚钱，所以我们才不反对。”一位村民说。当他们自己聊起诈骗，并不回避。而对外人，他们则缄口不言。

不断壮大的诈骗圈

一直以来，石溪都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子，“田比较少，加上道路不通，勤劳致富也没有好的办法，人一穷，歪门邪道比较多。”

已经在外地工作的吴明居住在距离石溪村5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上世纪80年代初，吴明读初中时就开始听石溪村的同学讲村民出外搞钱的故事。最早的诈骗手段是“套铅笔”，骗人者拿出两支铅笔，皮尺套在其中一支铅笔上，并用皮尺将两支铅笔缠在一起，由围观者猜皮尺套在哪支铅笔上。猜对者赢钱，猜错者输钱。

这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小魔术的手法，变换全在皮尺的缠绕方法上，骗人者可以根据场景来随时调整。“换句玩笑话，这还算是靠手艺吃饭。”时兴国说。

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流动初现高峰期。石溪村的村民也开始纷纷出外谋生。余干县紧邻福建，福建就成为村民外出的首选。而此时，福建就已经是诈骗高发的区域，不少村民也因此受影响。

1990年后，“手艺活”发生了质

的变化，而逐渐演变为诈骗。石溪村的人开始扔假金戒指，骗起“金戒指”的人。一旦有人检拾起来，就会出现一名“分赃者”，接下来，分赃、要钱抵押等。

直到现在，扔金戒指的骗术依然猖獗，石溪村可谓这是这一骗术的“引领者”。凭着假金戒指等骗术，石溪村开始富裕了起来。“石溪村90年代中期就开始建楼房，是当时周围村子里最早的。”吴明犹记得自己的村子直到90年代末才有楼房出现。

在骗术不断升级的过程中，诈骗的范围也在慢慢扩张。吴明所在的村子也开始有人从事诈骗。吴明犹记得，当时石溪村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嫁到了自己的村子里，带动全家搞诈骗，然后慢慢传开，“如今，整个村子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村里人经常边打麻将边打手机。

在吴明的村子里，对于上钩者，他们一律称为“猪”，而将骗人这种行为称为“杀猪”。在当地，能骗人者被视为“聪明人”。

为了提供一条龙的服务，村子里甚至有人专门安装了pos机，用以套现。一个小村子是藏不住事情的，套现地成了村里的信息源，谁家骗了多少，很快都能从这家传开来。诈骗从石溪村开始蔓延到周围的村子，进而辐射到临近的几个乡镇。

余干的诈骗气候开始受到外界关注是在2000年左右，此时正是电信诈骗开始在全国蔓延的时候。当时，诈骗术也再次升级。在全国各地的列车上、汽车站、火车站，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随处可见到余干人的身影。他们这一时期的骗术统称为“脑溢血”诈骗案。

在这类骗术中，诈骗人冒充医务人员，谎称外出人员在异地患脑溢血等重病或遭遇车祸，哄骗其家属将所谓“手术费”“医疗费”汇入指定账号，少则几千、多则十余万。

2003年，在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后，江西省有关部门和上饶市有关方面联合余干县，迅速成立专案组，派出十余名便衣民警前往案发较为猖獗的广州、武汉、福建、金华等地火车站，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进行秘密侦查。

后来，有脑溢血诈骗案的主犯被枪毙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余干县城，然而，震慑力显然没有保持多久，诈骗开始死灰复燃。

如果说刚开始从事诈骗是因为穷，那么后来则只是出于贪欲。“只要家里有合适的人选，一般都会做这个。村里有些包工头，小老板都不干了，回来做这些。”吴明告诉记者。

在吴明的村子，有的村干部往往是诈骗的佼佼者。“他们能说会道，家里人也多，自然赚的也多。”吴明说，不少村民在“猪”上钩后，没把握，都会找村干部帮忙。当然，需要从诈骗所得款中取出一部分作为提成。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诈骗也更加具有隐蔽性。作案者只需要通过网络智能语音平台自动拨打软件来拨打不特定用户，或者是群发短信的手段就可实施诈骗，不会跟受害者产生正面接触，跨区域犯罪的特征日趋明显。

公安部统计，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案发四十余万起，群众损失107亿元。而在2013年，电信诈骗案发案就已达三十余万起，群众被骗100亿元。

“重金求子”的诈骗手法也从开始的街头贴小广告，发展到了登广

告、短信群发和电话群拨。“案件的受害者和报案者大多在外地，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大多都已成了气候。”时兴国告诉记者。

2000元的宽带

2015年2月9日，360公司发布“中国网络骗子地图”，网民可以通过地图，发现诈骗高发区和作案手段。这是通过对12亿终端设备的安全保护大数据分析挖掘出来的结果，余干县所在的区域也被用绿色明显标记，其他为人熟知的诈骗区广西、海南、福建、云南等也都有显示。

到目前为止，法律对电信诈骗定罪量刑仍是采用普通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最低入罪标准为3000元，而电信诈骗往往都是从小额度开始的。另外，电信诈骗数额的调查取证有一定难度，“受害者与罪犯不在同一地区，我们做事也需要同其他地方的兄弟机构沟通，取证费时费力也费钱。”时兴国说。

防范意识的增强也是必须的，而这需要公安部门等相关机构加大事前宣传力度。“公众在接到诈骗或疑似诈骗的电话或短信之后要迅速向有关部门举报，从而对电信诈骗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向记者表示。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眼中，电信诈骗案件，运营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于我对各种案件的分析以及受害者的回访，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即他们会认定诈骗者是什么人、什么部门。”陈伟才告诉记者，很多实施电信诈骗者都会运用改号软件来伪装，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受害者甚

至会打114查询，证实后深信不疑。”

问题也就提出来了。陈伟才发现，在2013年30万起电信诈骗案中，其中使用网络改号电话作案的占90%以上。

在他看来，解决电信诈骗乱象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把虚拟改号的电话拦截下来，不能让这些伪号接通电话用户，而这是源头所在。“同一个地址发出数量巨大的短信，运营商肯定知道在做什么，但为什么不主动去作为？因为涉及自身的利益。”

在陈伟才眼中，运营商的责任远不止此。“一些员工非法出租网络电话线路参与犯罪；手机实名制未落实，警方每打掉一个电话诈骗团伙，都能缴获成百上千张无记名手机卡……”他罗列着这些已经烂熟于心的问题。

而在余干县，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暴露得更为严重。吴明告诉记者，村子里从事诈骗用的宽带，都是专门定制的。“普通的宽带一年只需要六七百块钱，而用来诈骗的宽带需要向运营商交两千多元或者更高的费用。”

取保候审之后，李树芳和丈夫徐家力回到村里。村民得知后，都说李树芳傻，“在里面怎么能全交待呢？”李树芳不以为然，反而有些悔悟，“被骗的人也挺不容易的，都挣的是辛苦钱。”徐家力坐在旁边，话不多，他说最喜欢看的是白岩松主持的《新闻周刊》，“很正直，替老百姓说话。”

就在两个月前，白岩松主持的另一档节目《新闻1+1》曾专门揭露电信诈骗，但徐家力错过了这一期，那时，他还在看守所里。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3期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13.最先富起来的村民

房子造好了，剩下的木头也卖了，赖梅松在家待着没事做，跑到亲戚力的一家丝织厂当学徒。那是歌舞乡最大的一家企业，他想在那儿学机修工，不管怎么说也得学门手艺。可是进厂一个月，他就发现了商机，厂里生意很好，产品供不应求，堂姐家刚造好的房子还有一间空着。他跟堂姐夫商量：“我们俩合伙买一台织布机，放在你家那间空房子里。我们给厂里加工布料，赚取加工费，怎么样？”

堂姐夫欣然同意。他们合伙买了一台织布机，赖梅松手里的钱不够，又借了3000多元。织布机像头勤快的小毛驴，没日没夜撒着欢儿地干起来，第一个月就赚1000多元钱，不到半年的工夫，他不仅把债还上了，还从堂姐夫手里买下织布机的另一半股份，拥有了一台价值6800元钱的织布机。

17岁那年，丝织厂不景气了，赖梅松离开了那里。他失去了目标，回天井岭吧，也许这辈子就像父母那样过活，像他们那样把“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也许这个梦就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也传不到天井岭外。可是，不回天井岭，他还能去哪儿？

俗话说，靠山吃山，赖梅松将目光盯在山林上。山林长高要砍伐，不过，不是谁想砍伐就能砍伐的，要县林业局确定砍伐区域，然后进行招标。赖梅松从小就在山里边转悠，哪种树木喜阴，哪种树木喜阳；哪种喜欢干燥，哪种喜欢潮湿；哪种树的生长周期长，哪种树的生长周期短，哪种树的木材适合做什么，就像天井岭的小伙伴秉性和习惯似的，他了如指掌。哪片山林能出多少木材，各等级各占多少，他过去转一圈儿就能估个八九不离十。

赖梅松看好了两片山林，卖织布机的钱还没到手，手里的钱不够。他找了两个合伙人，三人凑钱去投标。他们以2700元钱包下了那两片山林，雇人砍伐后，将木头从山上运到公路旁，再雇拖拉机拉到木材市场，卖掉后

净赚8400元。他又以3600元包下了一片山林，将砍伐下来粗圆木当梁卖出去，不粗不细当椽子卖了，净赚了近2万元！赖梅松成为天井岭村的首富，成为歌舞乡先富起来的村民。

做木材商不能没有公司。歌舞村的村民张明星办了一家木材公司，结果老父亲生病没工夫去打理，就转给了赖梅松。有公司没场地也不行。天井岭还没通公路，木材放在家不行。另外，20世纪80年代末通信不发达，想找人一是登门拜访，二是写信联系，三是拍电报，电话还是“王谢堂前燕”没“飞入寻常百姓家”。想安固定电话很难，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之外，就是拥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住宅。

赖梅松见歌舞乡有一个闲置的礼堂。礼堂两道门早已不见，四敞八开，周围是农田。院内野草丛生，长势茂密，牛屎遍地，虫叫蛙鸣。除水牛慢悠悠地摇着尾巴进去吃草，连那些像猴子、山羊似的淘得没边没沿的小孩都不敢进去，礼堂里边存放着许多口寿材，还有燕雀之窝，人走进来，燕雀“扑啦啦”地飞出来，那将是很恐怖的。赖梅松住了进去，晚上就睡在一块门板上，陪伴他的是门外的月亮和那些空空的寿材。日子虽然很苦，不过卖一车木材可以赚1000多元，这足以让他乐此不疲。

1992年，赖梅松去杭州之前，他的木材生意已做得风生水起，已赚下4万多元钱了。到杭州的第一个月，赖梅松买了第一辆车——自行车；第二个月，他买了一台煤气灶。那一年，他赚了1.8万元。第二年，他赚了9万元，并把父母和弟弟接到杭州；第三年，赚了十几万。1995年，赖梅松成了家，娶的是天井岭村他家对门的村支书的女儿赖玉凤。2000年时，他在杭州买了房子。到2001年时，他不仅将原来的280平方米的场地扩大到6000平方米，每年能赚100多万元，而且手里已有了五六百万元的积蓄。

读书的那扇门残酷地关上了，赖梅松却凭自己的力量撞开了另一扇门——财富。他那年若多考3.5分的话，也许考上了大学，成为大学数学教授，或者高级经济师什么的，那样中国也就没有了中通，“三通一达”也就少了关键的一“通”。

12.牌赌博

鼠标凑到摊前时，摊上小凳子上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手里飞快地切着扑克，嘴里嚷着押多赔多、押少赔少，边说话边切着牌，啪啪啪往身前扣上三张，就像随机切出来的牌。旁边押五块十块的，翻着红的庄家赔注，翻着黑的周围一阵叹息，钱被压家收了。围观的十几人，总有跃跃欲试的，也是输赢各半，没有什么高潮，都注意着庄家切牌的那双手，有时候觉得人家有问题不敢买，这时庄家一亮底牌，三张红的，惹得下注的好一阵唏嘘。有人一把赢了一张百元大钞，那面值，足够让身无分文的鼠标心动了。

这是个老干，鼠标扫过一眼就给出了定义。关键不在老干，而在于这围观的人群堆里有三四个同伙在扮演着“托儿”的角色，而且表演得特别像。

旁人瞧着鼠标过得挺舒服，其实事实还是有出入的。超市里那些散水果糖、饼干、沙琪玛之类，肯定不能让自己吃饱，顶多就是个不挨饿而已，而且在那里面偷吃风险相当大，真被逮住，估计揍一顿是轻的。

穷则思变，鼠标穷成这样，怕是在思变了，而且看见扑克实在有点手痒。庄家的手法对他来说是小儿科，想当年他老爹打牌玩麻将，那是直接能赢走别人老婆的水平，从小耳染目睹，就那五十四张牌对于他就像身上的某个部件一样，熟得不能再熟了。

比如这个老干就差了点，用的是做了手脚的扑克，两头宽窄不同，一头切出来是红牌，另一头切出来就是黑牌了，但旁观者肉眼根本看不出差别，谁真要押大了，对方手势一变，出来的绝对是有黑无红，有输无赢。

“想不想玩一把？小兄弟。”庄家热情地邀请着。“想玩。”鼠标郑重点点头，小胖脸，傻乎乎的样子，任谁一看也是输钱的智商。“那玩玩呗，输赢不大，说不定手气好还赢几把呢。”后面有人凑热闹了。

鼠标喷了庄家句好难堪的话：“没钱。”“没钱你站前面干什么？退后退后。”庄家不耐烦地道。“我押这个，玩不玩。”鼠标“啪”一声，把队里发的卡片机拍台子上了，那庄家仔细看了眼，像是个高档小玩意，鼠标不屑地道：

“德国产的，太阳能充电，商店里卖好几千呢……我就赌你台子上的钱！”台子上钱不多，庄家眼睛一翻，说：“好！”蹭蹭蹭切牌，然后啪啪啪拍上来三张。一扬手，让鼠标翻红黑。

不用翻，看手鼠标已经知道了，三张有黑无红。他伸手摸了一张，没翻，跟着又摸一张，也没翻，跟着又摸上了第三张，还没翻……众人的眼睛都被他的手吸引住了，那庄家看这货傻傻的，赶紧提醒着规则，翻着红的自己赔钱，翻着黑的就对不起，收手机。鼠标一副白痴相不屑道：“我摸摸不行呀？我摸到一块我再抽一张……我这可是第一回赌，处女赌。”

噌一下子，鼠标把排开的三张扑克全部捂手底了，就像心虚心疼，不敢掀底一样，那傻样惹得旁观群众好一阵笑，就那几个托也在笑着，心道再怎么摸也输了，三张牌绝对都是黑的。却不料变身时腋了，鼠标双手一起，大吼一声：“开！”旋即把三张牌掀起拍在台子上。

只听“啊”地一声，庄家晕眩着差点朝后栽倒，围观人群一看，哄声四起。全红！红桃A、K、Q！

“这这这……不可能呀。”庄家小声道。鼠标一扬手，收起了手机，庄家刚抬头，鼠标的另一只手早把钱也抓了一把。庄家刚要说话，却不料鼠标搂着自己，伸着臭嘴吧唧在那人脸上亲了一口：“谢谢啊，老兄。”

那哥们儿闭着眼睛，难受得擦着脸上的口水，对着这么多哄哄，蒙头蒙脑的。几位托使着眼色，眼下套人的反被套了，连切牌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抹完唾沫的庄家此时才想起那三张红牌，唯恐是自己记错了，他一翻一看，傻眼了，大吼一声：“嗨！这不是我的牌，换了！”

“站住！”当托的一位扭头时，鼠标早钻出了人群，跑出几步开外，一听后面喊，赶紧加速。“站住！砍死他！”

“站住……”庄家把摊子一扔，四五个人追上来了，还有抄着凳子当武器的，把鼠标追得抱头鼠窜，飞快地跑了十几米。路过高远的那辆追踪车时，哪知他出人意料地一拉车门，往后座一滚，嘴里不迭地嚷道：“快快，快走，追上来了！”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